

史海拾珠

编辑 李昆霞 校对 宋 利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诺贝尔：纵有千金难买情

诺贝尔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厌恶暴力与战争,却成了现代炸药之父。一生富有,却是个流浪汉,没有固定住所。他对自己的评价为:“最大的优点:保持指甲干净,对任何人都从不构成负担。最大的特点:没有家庭,缺乏欢乐精神和良好胃口。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请求:不被活埋。最大的罪恶:不拜财神。生平重要事件:无。”

事实上,诺贝尔是个很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年轻的他曾有过很强的“雪莱梦”,也写过一些诗。他有一首自传诗《一则谜语》记录过他的初恋。那是在巴黎的短暂旅行中,他遇见过一个“既好且美”的姑娘。这个姑娘的出现将他“一直像枯燥沙漠一样”的生活摇曳出绿洲。可是,这样一个姑娘却意外死去,这让诺贝尔受到很大打击。

初恋的打击让诺贝尔将整个身心投入于工作,他性格忧虑,健康不佳,在陌生人面前惯常保持沉默。而生活近乎呆板。他喜欢空气流通敞亮的房子,患有幽闭恐惧症。长期的发明研究,让他早年的诗人气质远去,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也不玩乐器及跳舞,身边也少有女人。

在诺贝尔发明炸药名满天下的时候,他的感情依然一片空白。孤独日夜困扰着他虚弱的身体,他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女主人陪在身边。在一封长信里他写道:“我像别人一样,也许比別人更强烈地感到孤独的沉重

陈子昂作秀

唐朝时,四川诗人陈子昂进京赶考,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如无贵人引荐,考进士基本无望。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好在陈家经商赚下亿万家财,陈子昂缺名气缺关系缺贵人就是不缺钱。

候考的日子里,陈子昂在洛阳城里闲逛,遇见一衣着破烂的胡僧当街卖一把不起眼的古琴,竟然漫天要价到一百万,惹得路人纷纷驻足嘲笑。陈子昂也凑过去看热闹,突然灵机一动,当场公布了一件令众人大跌眼镜的事:这把琴我出一百万买下了!今

压力;在多少个漫长岁月里,我一直在寻求一个能够与我心心相印的人。”在朋友的鼓励下,他刊出一则含蓄的广告:“一位十分富有且受过高等教育、渐近老年的男士欲寻找一位中年女性,条件是能讲多种语言、能胜任秘书业务、能承担家务劳动。”这则广告引来他的另一段情缘。一位优雅大方的名叫金斯基的小姐应征,被诺贝尔雇为秘书。金斯基博学,办事干练,与诺贝尔也很谈得来,很得诺贝尔欣赏。然而这段感情还没有来得及进展,金斯基却不告而别。这无疑给了诺贝尔情感上的另一次重创。如果说初恋的破灭给诺贝尔的心灵留下创伤,那么金斯基的离去则让诺贝尔产生情感上的自卑情结。他觉得自己相貌难看,很难吸引异性,因而意志消沉。有一度,他患心绞痛,呼吸困难,常怕自己突然死去被活埋。

这时的诺贝尔已经非常富有,然而,钱并不能解决诺贝尔精神上的寂寥。在奥地利的一次商业性的旅行中,在巴登贝文疗养院的一家花店,诺贝尔见到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就是矮个子的犹太美女索菲,二十岁,张扬而有活力。

一个索菲年轻美丽却没有什么文化,自从和诺贝尔恋爱后,诺贝尔一直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改造她,将她变成上流社会有教养的女性。索菲却并不愿被管理。她与诺贝尔一起认识一些上流社会的名人,并且以诺贝尔夫

人的身份与这些人交往,与仰慕者鬼混,在外面花天酒地。

索菲的花销越来越高,甚至和别的男人有染。奇怪的是诺贝尔依然喜欢她,他一年又一年地纵容着她的行为,外出时,依然给她写长信忠告她。她的回信简短,只是问他要钱。直到索菲最后一次的来信,让诺贝尔彻底绝望。这时,他们在一起已经十几年。索菲在来信中说,她几个月内会生下一个孩子,不过孩子的父亲不是他,而是一个年轻的匈牙利军官。

这封信让诺贝尔对索菲彻底绝望了。他给了她三十万匈牙利克朗的抚养费,自此与她不再来往。后来,索菲和那位匈牙利军官以不同方式试图敲诈诺贝尔的钱,在诺贝尔死后,索菲还对诺贝尔的遗嘱执行人宣称,如果没有得到比遗嘱规定还多的钱,她就要将诺贝尔给她的216封信的原件出版权卖掉。

就是这样一犹太美女破灭了诺贝尔心内最后的温情。自从和索菲结束后,诺贝尔显得抑郁和孤独,他终身未娶,情事寥寥。他一生的发明创造,让他的金钱享用不尽,却无法换得一颗真挚相爱的心,这不得不说是诺贝尔一生最大的遗憾。这个早年内心浪漫拒绝暴力的男子,最怕孤单,临终时却没有一个亲友在身边,听不到一句安慰的话。“金钱可以赢得一切”,这句流行语并没有在这位伟大的发明家身上得到验证,爱情并不是钱能解决的,金钱也并不万能。

摘自《博客》
<p>语毕吩咐家僮拿出早已备好的一箱个人诗集,当场免费派送。</p> <p>如此一番吊足观众胃口的戏剧化大手笔炒作,短短几天工夫,便使得京城已无人不知陈子昂大名。当然包括那些文化界的官员以及考官们。陈子昂的诗的确文采卓然非同凡响,于是如愿以偿顺利考中进士。</p> <p>“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名满天下的《登幽州台歌》,正出自陈子昂之手。可见有才华的人不怕炒作不羞于炒作,借助智慧的自我作秀,达成人生目标,何尝不是一种智慧。</p>
摘自《周末》

何况,人都会离开世界,就像他手中的古董从前的主人一样,总有一刻,会两手一放,一件也不能带走。真正的拥有,不一定要占有,真正的古董鉴赏家,不一定要做收藏家;偶尔要欣赏古董,到故宫博物院走走,花几十元门票,就能看真正的稀世古物。累了,花几十元在三希堂喝故宫特选的乌龙茶,生活不是非常的惬意吗?回到家,窗明几净,也不需要三道铁门来保卫,也不需要和无情的东西争位置,役物而不役于物,不亦快哉!
我们的生命如此短暂,有所营谋,必有所烦恼;有所执著,必有所束缚;有所得,必有所失。我们如果把时间花在财货,就没有时间花在心灵。我们如果日夜为欲望奔走,就会耗失自己的健康。我们如果成为壶痴、石痴、玉痴、古物痴,就会忘却有情世界的珍贵。好好吃一顿饭、欢喜喝一杯茶,一日喜乐无忧、一夜安眠无梦,又是价值多少? “百花从里过,片叶不沾身”。那样的生活才是我们向往的生活,百花从里是“有情”,片叶不沾身是“觉悟”。
误解与赞赏、批评与歌颂,都像庐山的烟雨和浙江的潮汐,原来一物也无。去年春天最好的春茶,放到今年也要失味,所以,今年要喝今年的春茶。年年的春茶都好,我眼前的这个粗陶茶杯也很好,古董、古物、钻石、珍珠,乃至一切的背负,留给那些愿意背负的人吧。

摘自《当代文萃》
<p>候,要比在水银灯照耀下自如和丰富得多。又如海明威讥讽那些乐于充当帮腔伙以壮声威的劣质文人,说他们凑在一起仿佛是狼,个别的抽出来看看不过是狗。海明威的言词固然尖锐,但他的内心确有一种独立面对世界的傲岸气概。</p> <p>孤独并非人人能有人人配有。孤独不仅仅是一个人呆着,孤独是强者的一种勇气;孤独是热爱生命的一种激情;孤独是灵魂背着凡俗的诸种诱惑与上苍,与万物的诚挚交流;孤独是想象力最丰沛的泉眼;而海明威的孤独则能创造震惊世界的热闹。</p>
摘自《会走路的梦》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把时间花在心灵上

林清玄
<p>朋友带我去看一位收藏家的收藏,据说他收藏的都是顶级的东西,随便拿一件来都是价值千万。</p> <p>我们穿过一条条的巷子,来到一家不起眼的公寓前面,我心中正纳闷,顶级的古董怎么会收藏在这种地方呢?</p> <p>收藏家来开门了,连续打开三扇不锈钢门,才走进屋内。室内的灯光非常幽暗,等了几秒钟,我才适应了室内的光线,这时,才赫然看到整个房子铺满古董,多到连走路都要小心,侧身才能前进。</p> <p>到处都是陶瓷器、铜器、锡器,还有好多书画卷轴拥挤地插在大缸里,主人好不容易带我们找到沙发,沙发也是埋在古物堆中,经过一番整理,我们才得以落座。</p> <p>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形容那种感觉,古董过度拥塞,使人仿佛置身在垃圾堆中。我想到,任何事物都不能太多,一到“太”的程度,就可怕了。</p> <p>我们都喜欢蝴蝶,可是如果屋子里飞满蝴蝶,就不美了,再想到蝴蝶就会生满屋的毛毛虫,那多可怕。</p> <p>我们都喜欢鸟,但鸟太多,也是会伤人的,希区柯克的名作《鸟》,那恐怖的情景想起来汗毛都要竖起。</p> <p>正在出神的时候,主人端出来一个盘子,但盘子里装的不是茶水或咖啡,而是一盘玉。因为我的朋友向主人吹嘘我是个行家,虽然我据实地极力否认,主人只当我是谦虚,迫不及待地拿他的收藏要给我“鉴赏”了。</p> <p>既是如此,我也只好一件一件地鉴赏,并极力地称赞,在说一块茶色</p>

玉时,我心里还想:为什么端出来的不是茶水呢?

看完玉石,我们转到主人的卧房看陶器和青铜,我才发现主人的卧室中只有一张床可以容身,其余的从地面到屋顶,都堆得密不透风。

虽然说这些古铜都是价值千万,堆在一起却感觉不出它的价值。后来又看了几个房间,依然如此,最令人吃惊的是,连厨房和厕所都堆着古董,主人家已经很久没有开伙了。

古董的主人告诉我,他为什么选择居住在陋巷,是怕引起歹徒的覬觞。

而他设了那么多的铁门,有各种安全功能,一般人从门外窥探他的古董,连一眼也不可得。

朋友补充说:“他爱古物成痴,太太、孩子都不能忍受,移民到国外去了。”

古董的主人说:“女人和小孩子懂什么?”

我对他说:“你的古物这么值钱,又这么多,何不卖几件,买一个大的展示空间,让更多人欣赏呢?这样,房子也不会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呀!”

他说:“好的古董一件也不舍得卖。”

他说:“而且那些俗人懂得什么叫古董?”

告辞出来的时候,我感到有一些悲哀,再怎么了不起的古董,都只是“物件”,怎么比得上有情的人;再说,为了占有古董,活着的时候担惊受怕,像囚犯困居于数道铁门的囚室,像乞丐住在垃圾堆中,又何苦?

了一个方向:一个人的伤心两个人分担了——新风暴要赔新风暴。这么一来,新风暴就自个儿创造了一个热爱生活的小热闹。

我觉得,能把一个自己变成两个,三个乃至一百个,一万个自己的人原是最懂孤独之妙的。孤独可能需要一个人呆着,像葛丽泰·嘉宝,平生最大乐事就是一个人呆着。想必她是体味到,当心灵背对着人类的时

蒋介石为爱丢宝刀

1907年秋天,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的蒋介石,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官费留学生,次年被派往日本振武学堂留学深造。

闲暇之余,蒋介石常常拿着一把八十厘米的长刀把玩,并不时地向同学吹嘘:“这是我家祖传的宋代宝刀。”

一天,一个叫梅村的日本同学拿出自己的东洋武士刀,比画着对蒋介石说:“中正君,我俩交个朋友,换换宝刀。”

“不行!”蒋介石断然拒绝。可梅村一心一意想得到蒋介石的宝刀,于是,他常常和蒋介石套近乎。一天,梅村请蒋介石去他家做客。当他发现蒋介石心不在焉,眼睛始终盯着端茶倒水的妹妹梅惠子时,心里便有了主意。

一天,他郑重地对蒋介石说:“中正君,我发现你爱上了梅惠子,这可不行,除非你和我决斗打赢了我。”

蒋介石心知梅村是为了宝刀故意下套让他钻,可他确实爱上了美丽大方的梅惠子,便点头同意了。

可蒋介石想错了。那天,他和梅村在海滩一交手,梅村三五回合就让他摔倒了。

蒋介石只好无奈地和梅村交换了宝刀。

然而,让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毕业那年,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同班同学张希鸾和梅惠子在一起了。

“娘西匹!气煞我也!”蒋介石

宋代如何反“公款吃喝”

公款吃喝猛于虎,翻阅历史,我们看到,北宋诗人苏舜钦早就洞悉了此中真意。宋仁宗庆历四年秋,恰逢赛神会,任集贤校理官的苏舜钦与同僚刘巽动用卖废纸的钱,筹划了一个大型酒会,宴请宾客。苏舜钦不仅邀请了京城里的一些名士,还请了两名“女伎”助兴。为示公私分明,苏舜钦还自掏腰包,拿出十两银子,作为喝酒钱,被邀请的客人也被要求拿出数量不等的喝酒钱。

家徽

余 华

饱。

国有国徽,校又校徽,厂有厂徽,奇怪吗?我家竟有家徽。我们家的家徽是一条鱼,一条画在门板上的鱼。那鱼画得很笨拙,线条零乱而粗糙,只能让人意会到是条鱼而已。这图案对于本地油漆名匠的我们家极不相宜,到了我进美术学院学习后,简直不能容忍这粗劣的艺术造型的存在,并且还堂而皇之作为家徽的图案。

这天我调好一桶荸荠色油漆,决心要将门板油漆一新,再在上面重新勾画出新的家徽,就在我提着刷子构思着家徽图案时,父亲来了。

“你干什么?”父亲语音甚为沉闷。

“干什么,重新画一幅家徽呗。”我漫不经心地拿起了刷子。

“等等,让我跟你讲讲这条鱼的来历。”父亲深深吸了口气,点着了烟,我多次企图探讨的家徽的秘密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向我敞开了。

祖父在世时,膝下有父亲他们弟兄四个,个个都是高马大的男子汉,民国初年,战乱频繁,家庭仗着几个男人下死力气勉强维持着温

反复的心

席慕容

每次在两个孩子把我吵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就渴望能有和丈夫单独出游的机会。好怀念那些过去的日子。新婚后的那些周末假日,我们俩总是会手拉手去看一场电影,然后在布鲁塞尔的街头闲逛一阵,再去买点零食带回家,在灯下对坐,可以聊一个晚上。

回台以后,孩子来了,在初为人父母的那几年里,心里和眼里都是孩子,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出去玩的事,有五六六年都没有进过电影院,更别提去爬山或者是划船了。可是,等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就很想带他们出去玩,只是,每次在帮两个人穿戴好了以后,还没走出去,我就已经疲累不堪。出门之后,这个要吃冰,那个要喝水,东要要西的,使我穷于应付,最后总是会又累又气的回到家来。

结婚十年纪念那一次,带上两个孩子去日月潭住了几天,整个行

恼羞成怒。一天晚上,他和张希鸾摊牌:“希鸾,我和梅惠子已经相恋几年了,为此我连家传宝刀都丢了,这你不是不知道。”

“中正兄,你在说什么呀?”张希鸾据理力争,“你不是已有老婆和儿子吗?”

这时,蒋介石终于明白了,原来是张希鸾在捣鬼!“张希鸾肯定把我家里的事情告诉梅惠子了!”蒋介石怒不可遏,大骂了一通张希鸾当“第三者”的小人行径。

“中正兄,爱情这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件事得梅惠子说了算啊。”张希鸾提出,他们再找一个同学问问梅惠子爱谁,谁就和她来往,另一个人自觉退出。

于是,两人找到平时关系都不错的同级不同班的山西同学阎锡山。

“呵呵,日本女人有什么好啊?”阎锡山奚落了蒋介石、张希鸾一番,便去向梅惠子的意思。

梅惠子抿嘴想了想说:“张希鸾热情豪放,很讨我喜欢;蒋介石老成持重,一直把我当女朋友看待。这件事我实在不好把握。”

阎锡山把梅惠子的意思传达给蒋、张二人,并说:“你们两个都不相让,梅惠子又是这个意思,看来只好决斗了。”

这是假日的一天早上,蒋介石和张希鸾在一帮同学的吆喝声中各自以短装打扮,紧绷着脸上场了。

“开始!”阎锡山一声令下,蒋、

张二人猛地扑向对方。起初几个回合,二人不分上下。又相持了一会儿,蒋介石有些心浮气躁,他猛地一下扑上去,从后面抱住了张希鸾的腰,不料张希鸾忽然一蹲,竟回身一丁子抱住了蒋介石的腰,并顺势往后一推,蒋介石就四脚朝天了!

翻身起来的蒋介石一边用手抹着嘴边的血,一边对张希鸾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梅惠子归你啦!”说完便头也不抬地走了。

两次决斗都失败的蒋介石,学习一结束就快快地对回,张希鸾却留在了日本和梅惠子一起生活。

此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野心的逐渐暴露,梅村动员张希鸾参加日本特高课特务组织,遭到了张希鸾的断然拒绝。张希鸾想带着梅惠子回国,梅村却不允许,张希鸾只好黯然回国。

1937年11月,作为侵华日军师团长的梅村在进攻南京时,竟领着敢死队亲自赤膊上阵和中国守军拼刺刀,被中国军人砍成重伤。在战场上,梅村丢了他一直以来炫耀吹嘘的从蒋介石手中赢去的宝刀。

不久,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将中国守军从梅村手中夺回的宝刀交还到了蒋介石的手上。

没过几日,蒋介石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免了侍从室副长官张希鸾的职,无事可做闲的张希鸾只好辗转来到太原投奔阎锡山。阎锡山眨巴着眼睛对张希鸾说:“呵呵,难道你不知道吗?唐上将用宝刀拍马屁,将我们的老同学蒋委员长三十年前的醋病犯犯了!”

摘自《莫愁》

书弹剑苏舜钦“监主自盗”,致使“舜钦与巽俱坐自盗除名”。舜钦入狱受审后,以“监守自盗罪”开罪为民,闲居苏州,其他赴宴者如周延让、周延夔、王洙、王益柔、章岷、吕溱等十余人,也悉数被贬官,被逐出开封城,就连当时助兴的两位“女伎”也被官府枷起来审问,甚至苏舜钦的岳父杜衍也受到牵连,被迫下台。
由此可见,北宋王朝对苏舜钦这次“公款吃喝”事件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尽管打击对象有着不同寻常的“背景”(苏舜钦的祖父是状元,岳父是当朝宰相)。
摘自《百家讲坛》

美文闲读

祖父又叫住他,塞给他一串铜钱:“你拿这些钱去做个小生意,再也不要干这伤天害理得勾当了。”

贼“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祖父磕了几个响头,便走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天清晨,祖父一开门,便在门环上发现了一条两斤多的鲜鱼。祖父先是感到奇怪,但马上他醒悟到是那贼送来的,那人大约是做了贩鱼的生意。

自此以后,我家门环经常出现鲜鱼,家里便经常可以改善生活。大约吃了几十条鱼后,祖父感到不安,说人家是小小本经营,别吃垮了人家。于是连着几天半夜候着,一直熬了三个夜,终于让祖父遇见了那送鱼人。谁知不是那个贼,却是一个年轻渔人。这渔人是那贼的儿子,贼在临终前嘱咐他要坚持送鱼到我家来。祖父和父亲他们听着连连点头。为了不违亡人遗愿,祖父拿过一把刀子,让年轻人在我家门上刻一条鱼,并说从此不许他再送鱼,就用刻下的鱼替代好了。

于是,我们家按照祖父的意思,每次做屋或换门时,都保留这鱼的图案。它,自然而然地成了家徽。

我放下了油漆刷,久久凝望着这条刀刻的鱼。

摘自《辽沈晚报》

家去。一路上都在自责,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自私了。把那样乖巧可爱的两个孩子放在家里,实在是很荒唐的事。孩子们多么无辜啊!在最应该出来吸收自然界里种种知识的时候,却被自私又愚昧的母亲抛在家里。

于是,下一次的旅行计划,当然是以他们为主了。甚至在于在刚上路的那一天里,我还确实引导他们对自然界观察的兴趣和方向,尽量做好一个温柔、耐心而又有智慧的母亲该做的事。问题是,他们并不很合作,三天下来,终于还是像以前那样打打闹闹地回到家来。把行李都卸下来以后,我对孩子说:“下次如果再带你们出去玩……”话还没说完,两个孩子一起抢着接下去:“妈妈就是猪!”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是啊,他们已经把我看透了,知道在这这一生里,我是会不断地反复着我自己的错误。知道在这这一生里,无论如何,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种种恩怨与牵绊,是永远也理不出头绪来了的。

摘自《中文期刊》